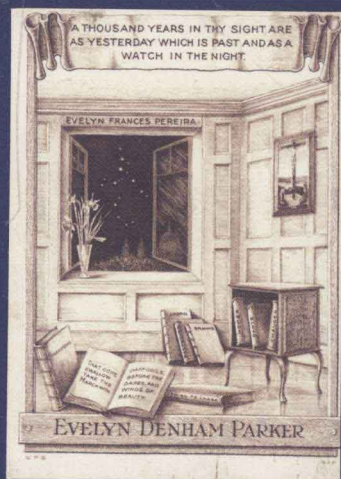


OXFORD



董
桥
英
琴
沉
潭
錄

⑤

海豚出版社

英华沉浮录 五

董桥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华沉浮录 五 / 董桥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0-0808-4

I. ①英… II. ①董…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072号

封面题字:董桥

总策划: 林道群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朱璐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真: 010-68998879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 10.625
字数: 110千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808-4
定价: 45.00元

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 © 海豚出版社 2012

目 录

- 1 毛泽东会写信
- 5 语文竟是那么希腊
- 9 赫胥黎怕堂皇空洞的字
- 13 亲爱的税务局长……
- 16 王浑妻子调皮
- 19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
- 23 文字美食家
- 27 秋雨、心香等三段
- 31 夜读琐疑
- 35 小声曰：“是邓拓！”
- 39 高明的指点
- 43 储大泓先生的来信
- 47 貂蝉可畏外五段
- 51 文人译笔清赏

55	浅浅的歌词，深深的感动
59	“此何物耶？一东西耳！”
63	财政司的智商真那么低吗？
67	搞什么文字推理！
71	是Dong Jianhua才对
76	一封回信
80	圣诞政治食谱
84	点起正月半的花灯
88	“你的不来使我断电”
92	公务员事务司的中文信
96	“别开生面的自杀”
100	黄星华的中文文章
104	等待更多知名的真学人
108	把法治精神译成中文
112	张五常论文章清楚
116	霍英东先生的春天
120	开封的槐树，茅盾的霜叶
124	老教授那本小册子

- 128 文绉绉的广东话
- 132 告诉他们：上图书馆去！
- 136 别忘了中文有个“了”字
- 140 语文的情网
- 144 飘着淡淡的麝香和琥珀
- 148 教育署《强力指引》小议
- 152 王永平先生的来信
- 156 “常老师早！”
- 160 与文字的斗争
- 164 伦敦公园清谈
- 168 搞好语文不必花大钱
- 173 “学问存放在东京”
- 177 明镜高悬下的中文
- 181 榆树沟里的新闻记者
- 185 文字轮回六道中
- 189 Your ‘un-obedient’ servant...
- 193 “我们偏偏不肯认命”
- 198 人文教育的博雅品味

- 202 “胴体”原是“屠体”
- 206 元帝岂可戴绿头巾！
- 210 “没有我你冷不冷”
- 214 新闻记者十条指南
- 218 庄严的演词，庄严的中文
- 222 李国能那一株玫瑰
- 226 再看那“神圣的胴体”
- 230 是跟国语接轨的时候了
- 234 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
- 238 媚香楼里的捉刀人
- 242 别了，教人脸红的文章
- 246 告诉我翡翠有多绿
- 250 陈方正的中文进化论
- 254 “言而至此，再无言矣”
- 258 给自己的笔进补
- 262 有“姝”就该有“娥”
- 266 别再妨碍创作了
- 270 说文，解字

- 274 解读鹤窠
- 278 尊敬通晓中文的外国人
- 282 调皮的语言
- 286 教育不是革命战斗
- 290 文字下酒，吃得风流
- 294 公文救命
- 298 连胡先生都要请人过目
- 302 “母病速归”的存在价值
- 306 他们就这样长大了
- 310 译事漫议
- 314 说得体
- 318 大胡子林肯的传世演词
- 322 一种解释，一个看法
- 326 顺治皇帝苦读中文吐血

毛泽东会写信

毛泽东白话文写得漂亮。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致胡乔木的一封信说：“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毛泽东，七月一日”。胡乔木一九四一年当毛泽东的秘书；五〇年起当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信中文字简洁得很，又有气势。白话信写成这样，值得学习。宣传诗是指《送瘟神》七律二首，拖到十月三日才见报。诗有后记，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

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云云。诗的序文则用文言写：“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的文言也可诵。这两首七律的第二首开句是“春风杨柳万千条”。记得当年陈之藩先生告诉我说，他有个在大陆的朋友喜欢毛的诗，陈先生也说对毛只喜欢诗，但他认为“春风杨柳万千条”是整句抄来的，不是杨万里就是范成大的句子。旧诗偶借古人一句其实也无所谓，但捧毛诗的人不可不知，免得捧胡涂了。陈先生于是到哈佛图书馆去查，范成大的集子给人借走了，杨万里的集子在，他一句一句的找，找不到，却发现杨万里的诗句句法很特别，唐诗中绝对没有，比如“山不人烟水不桥”。真好玩。

香港三联书店刚出一部《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繁体字精

印，有作者自己做的注释，附录刊出毛泽东关于诗歌的七封信，加批语、引言、后记、谈话等五篇。书中五七年三月十一日写给李淑一的信谈到杨开慧，说“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对她怀念甚深。“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这两句话里的“的时候”和“时”，读来很嫌累赘，删去更好。

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给臧克家和几位同志的信谈到“《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其实毛泽东向来偏爱古典诗词，对词学尤其下过功夫；白话新诗他是看不上眼的。给陈毅的信上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

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完全是内行的见识。郭沫若那些白话诗怎么看得下去？

（1996年9月30日）

语文竟是那么希腊

卡夫卡在日记里说：“昨日忽然想到母亲值得我爱她爱得更深，而我却爱她爱不深，那完全是德语使然。犹太母亲不是德文里的‘Mutter’，叫她做‘Mutter’使她显得有点滑稽。叫犹太女人做‘Mutter’不但滑稽而且怪怪的。我相信维系犹太家庭亲情，全靠记忆中昔日犹太区的情景，因为连 Vater 这个字也跟犹太父亲很不相称。”（Yesterda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did not always love my mother as she deserved and as I could, only because the German language prevented it. The Jewish mother is no “Mutter”, to call her “Mutter” makes her a little comic... the Jewish woman who is called “Mutter” therefore becomes not only comic but strange... I believe that it is solely the memories of the Ghetto

which preserve the Jewish family, for the word "Vater" does not approximate to the Jewish father either.)

语文的疏离感制造寂寞的心灵和悲怆的情怀。有一次，我在雅典黑夜的街道上散步。路边的树在风中细语；希腊人三三两两在行人道上聊天。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夜色显得格外漆黑。我突然觉得陌生：人与人之间的默契都截断了。回到旅馆竟发现旅馆也像医院。一瞬间，我恍然领悟存在主义是什么了。天一亮我下去吃早餐。样子美得像雕塑的女服务员跟我说话，她的英语不纯正，却特别好听。窗外晨曦淡淡，带着几分矜持：我终于走出了荒原。

语文原来也有狰狞可怖的一面。日前读到晓风在台北报上写的一篇《如果文学碰不到人生最剧烈的悲情》，读毕格外想念她，她远在高雄医院侍候重病的父亲。上个月在台北我们在一起开会，开完她匆匆离去，说是

赶去照顾父亲。她父亲在加护病房住了二十多天了。她在文章里说，出版社急着要她写一篇序文赶着出书：“文学原是我所爱的，我愿一生忠摯不二，但此刻，面对死亡，文学好像全然无力招架，死亡是滔天巨浪，文学在其间又能抵御什么呢？”她第一次问自己：“文学算什么？”她在医院里无人的长廊上垂泪。“如果文学笨拙到无法触知死亡，如果文学碰不到人生最剧烈的悲情，则文学何益？出书何益？为书写一篇小序又有何益？”这个时候，别的病人的家人围在一起说话，中间有个小孩瞪着那双晶灼好奇的眼睛问母亲说：“妈，是阿公的病厉害？还是糖浆厉害？”别人都不懂他说什么。他妈妈说他感冒都吃糖浆，他以为所有的药都是糖浆。晓风于是突然明白那孩子恰如文学，在巨大的苦难面前显得稚小蠢笨，说的话也莫名其妙，碰不到正题。“可是他双唇似花红，目光如青电，给他一点时间，他未必没有答案”。

卡夫卡也像孩子那样稚嫩。了解他，要读他的日记。他满心的疑惑都在那些日记里。语文原来也可以那么善变。

（1996年10月1日）

赫胥黎怕堂皇空洞的字

十九世纪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Paul Gauguin）一八九七年决定自杀。毁掉自己之前，他全情投入最后一幅作品，画完之后在画上写了几句话，他说那是他的签名：“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D’où venons nous? Que sommes nous? Où allons nous?*）接着他大口吞下砒霜。可是剂量太大了，他吃下去全吐出来，死不了。十几年前，Nicholas Humphrey 和 Robert Jay Lifton 编了一本《黑暗岁月》（*In A Dark Time*），收集历代智者隽语点破核子时代里人类的愚昧行为，引了高更这一句名言做序文的中心思想。

我十几年前在伦敦滑铁卢火车站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书，翌日跟一位主修语言学的苏格兰朋友吃饭。朋友说他看过高更的那句话，